



泰斗先後離世 國學承傳道遠

港須補足國學課 播豐盛中華文化

〔編者按〕

國學巨擘饒宗頤今年初仙逝，再次引發社會深思香港的國學文化議題。在這個商業與功利掛帥的城市，要推動國學發展確是挑戰重重，隨着上一代深富中華文史哲藝術素養的賢人老去，國學甚至有「凋零」之議。香港文匯報今起推出系列報道，探析現今國學面對的挑戰，並述說年輕一代繼承狀況以及復興願望。



香港社會制度嚴謹、英才匯聚、集中西文化於一身，商業金融等成就享譽全球，然而國學領域過去多年都似未受重視，治學氛圍難成氣候，有心傳承的年輕人寥寥無幾。多位本港國學界代表人物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都強調，當代世界國學素養有其必要性，而人文訓練對社會發展更影響深遠，惟現時特區政府以至民間對此卻相當忽視，教育制度、社會氛圍觀念、前景出路等亦存在缺失，香港須補足國學這一課，傳揚豐盛中華文化，任重道遠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

廣義上，中國古代現代的文化和學術皆屬國學，包含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地理、書畫及音樂藝術等諸多範疇。今年間，包括饒公、金庸等於香港讓中華文化發揚光大的泰斗先後離世，對照現今社會文史哲長期被忽視的狀況，更掀起「無以為繼」的嘆息，國學之蓬勃發展成為妄談。

難覓深度作品 局限師生視野

香港的應試教育常被詬病，而這也遏制國學的普及與發展。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、香港孔子學院理事長朱鴻林表示，在學校考試導向下，教科書只針對考題要求而編寫，無法將中華歷史文化不同課題的爭議及前因後果講得透徹，即使是課外參考書，也較難找到對學生來說很好讀的歷史作品，結果就是局限了教師學生的視野，關心的範圍不夠遠大。

以中史科為例，朱鴻林指自己曾與一些中學老師接觸，發現不少人都有立志做好老師，但整個教育環境均以學生考試成功為目標，授課時間亦有限制，未能好好為年輕人培養歷史文化的國學基礎，直言「現在的學生還沒有港英時期接觸得多」。當中學相關課程設計、教科書、師資等未如理想，即使在大學歷史系，具堅實基礎的學生也屈指可數，導致「現在的80分，可能是我年輕時的50分，水準已經不同了。」

饒公生前指定的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則表示，教改後相當長時間內，中史沒有成為中學必修科，令即使選擇大學修讀歷史文化專業的學生，亦表現出基礎較差情況。他認為香港社會有關學習中國文化歷史的氛圍，甚至較數十年前知識未普及時更差，感嘆說：「自己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字都不重視，你講什麼民族感情呢？中文都不重視，談什麼國學呢？」

他憶述在自己年輕時代，投入熱愛中史文化的學生亦是少數，與現時情況相去不大，「但整體大家會讀中國歷史，知識基礎確是優於現在。」

李焯芬提到，在日常生活層面亦出現愈來愈忽視人文的趨勢，例如媒體由於自負盈虧及市場導向，多集中注重娛樂性，鮮有國學相關內容，同時政府亦未見大力承擔推廣工作，以往包括《每日一詞》等講解中華文學文化的節目，近年已買少見少。

「港人討論話題離不開賺錢」

香港首家國學院——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陳致則認為，總體來講，香港喜歡讀書的人太少，也直接影響國學的傳播及發展，難以從中培養傳統人文價值，「太功利了，沒有人覺得讀書是生活中必須要做的事，討論的話題亦離不開賺錢等現實的東西。」

他認為，這和香港生活節奏太快、生活壓力太大，沒有空間、時間讀書有關，同時這也是從小應試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。

李焯芬又表示，由於香港欠缺相關歷史文化產業，於大學讀歷史的學生畢業後一般只能選擇做中學老師或甚至轉行，僅少數成績特別優異者會繼續進修有機會當大學教授，出路有限也令許多年輕人對投身國學、歷史等卻步。



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

楚史研究專輯

饒宗頤學術館工作人員正修繕保存饒公手稿。



網上圖片

簡帛·經典·古史

陳致主要研究《詩經》，金文，古史和清代學術。



網上圖片

明史研究系列

朱鴻林致力於研究明代思想、社會歷史等範疇。



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、莫雪芝攝

自小飽讀詩書 饒公很難複製

對於香港能否再出如饒宗頤般的國學大家，朱鴻林認為時代轉變「饒公很難複製」，他認為，當代學者不單要求學術專精亦要忙於出版或提高學術知名度，而年輕一代普遍文史基礎薄弱，與饒公當年自小飽讀詩書，心無旁騖潛心修學的情況大相逕庭。朱鴻林表示，先輩學者成長於軍

閩、抗戰及內戰時代，經驗視野都是新一代學者沒有的，當時教學根底扎實，「既博學又專精。」至於饒公不必修讀大學，家學深厚藏書豐富，成長環境令其氣質與眾不同。他認為，目前香港亦能找到專門人才，但要培養如饒公般治學範圍涉及考古學、古文字學、史學、詞學、音樂

史、目錄學、方志學等的「通人」，在現今世界細分的學術架構下，確實困難。

他又提到，當代香港國學文史學者需要面對較大的學術壓力，要爭取獲得各地學界的認可，讀博士時就要有作品出版，「質素未必低，但已經沒有時間兼顧其他。」

濃厚家國情懷 獻力弘揚國學

此次受訪的幾位本港赫赫有名的學者教授，他們成長期間各有各的故事，但同樣展現了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及濃厚的家國情懷，成就了今日投身國學及為弘揚國學所作的貢獻。

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陳致，生長在科學家之家，父母都參與了國家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设计。他坦言，兒時父母特別希望自己選擇理工科，兩個姐姐亦都順理成章地學習理科，惟他對文科情有獨鍾。

陳致自小就喜歡看古典小說、古代詩詞、背古詩、看中國歷史，10歲左右就閱讀范文瀾的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，在沒有老師啟發和引導的情況下，對文史展現如此大的興趣，父母便選擇尊重他的特質，這亦令他後來得以一路專心國學研究。

自小熱愛歷史的朱鴻林提到，由於父母出身農村學術知識水平有限，最看重的是孩子不要學壞，即使當年歷

史同樣被視為「難搵食」，他亦幸獲父母支持發展所長。於是他就尊重自己的興趣，在珠海學院中國文史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分別完成學士及碩士，後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東亞學博士學位，始終專心於人文歷史學科，最終學有所成成為教授，一生與歷史為伴。

不過他亦感嘆，現時本港父母和年輕人普遍追求經濟有保障的學科，人文學科助人視野眼光、做人態度、相處技巧等全面提高的作用被忽略。

至於李焯芬則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，少年時代他醉心於一本本中國文學歷史書籍，「我看很多中國舊社會的書籍，當中很多講農村，我看到中國農村當時生活很艱苦，經常有天災、決堤，於是我就想讀水利。」學有所成當上地質及水利工程專家，他不畏條件艱苦，參與包括著名的三峽工程及二灘水電站工程等內地多個核電站、大壩及基礎設

施建設，為祖國發展辛勤奉獻，更獲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，一切均源於李焯芬當初的「少年夢」。

於水利建設以外李焯芬亦致力傳承中國文化，自港大饒宗頤學術館2003年創館以來他一直擔任館長，推動全球漢學界的學術研究及文化交流。



1984年夏，李焯芬在武漢長江水利委員會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會議上發言。受訪者供圖

重經濟輕人文 「將來會有惡果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柴婧）人文學科可說是人類文明的基礎，包含文史哲藝的國學更是全球中國人的根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不過陳致坦言，對人文欠重視屬於世界性的趨向，擔心如果社會只從經濟效益考慮，忽視生命內在的價值，「將來會有惡果」。

朱鴻林則說，輕視國學、歷史的教育，對學生會產生很大影響，強調如果年輕人能讀通歷史，便能知道當今社會現象的困難與原委，作出更具建設性貢獻。

朱鴻林表明，透過讀歷史書，自己更加以國

家發展為榮，「讀完才知道幾千年歷史中間有很多困難，困難後如何復興、發展」，而當對歷史有充分認識，便可從整體把握世界、國家、香港的形勢，免於受負面情緒牽扯，亦能提出更具建設性的建議，貢獻社會。他又寄語年輕人指，「歷史不可以幫你賺小錢，歷史可以幫你賺大錢」，因讀史能鍛煉語言能力、分析力，視野亦很廣闊，若有機會在大機構就職，相關能力「一定幫你上位。」

就如何推動香港人文及歷史學科發展，朱鴻林認為，政府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首先要讓官

員本身的文化素養提高，政策上亦需要承認、鼓勵人文學的推廣，並耐心給予較長時間，持續加大力度，才可望有所改善。

李焯芬亦強調，「推廣中國文化不像打的說去哪兒就去哪兒，它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，而政府需要決心承擔。」

陳致則表示，政府管理者應該充分意識到人文學科的特殊性，改善人才培育制度，他以大學培養古典文學、古代歷史的國學博士生為例，大多只給予3年時間便期望學生學有所成，太過倉促，認為延至5年會較為合適。